听说堂弟和弟媳闹翻了, 吵着 要离婚, 我得去劝劝。

车到乡下的婶娘家,已是中午 时分。堂弟和弟媳都不在家。年过 七旬的婶娘在门口,手搭额前,老 眼昏花颤巍巍盯了我半天, 才缓过 神来, 惊喜地说, 伢来, 婶娘可想

欢喜进屋,放下礼品,环顾四 一桌四椅,见书案上立着叔伯 的遗像和香烛, 我神情肃然。又想 起什么, 和婶娘打过招呼, 顾不上 喝茶,便直奔二楼。杂物间的墙角处那 对黝黑、老旧的柳筐依旧叠在一起。我 轻盈的脚步声还是惊醒了柳筐,它们似 乎震颤了一下, 仿佛有着许许多多的话 要向我倾诉。

柳筐的底部有些变形, 是泥土长时 间重压后产生的畸形,底部用两块圆木 板托着,加铁丝绑紧;边沿断裂处也用 铁丝捆扎过。只是, 铁丝锈迹斑斑。四 根担绳是用黄麻编织的, 本来结实耐 用, 只是被岁月磨得极细, 弱不禁风, 怕是再也不能承重了。

记得十几年前来帮权伯搬家, 堂 哥、堂弟几个人非要把土墙老屋里收拾 出来的两只破旧柳筐扔掉。叔伯眼睛一 瞪,喝道,你敢!然后宝贝一般拎在手 里,大步流星送到新楼房里,让我们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都什么年代了,不 种庄稼不种田, 留这玩意儿还占地方。

婶娘说,这是我当年在娘家给老头 子的定亲信物呢。

还有这事?我一边搬着家什,一边 递香烟想问个讲究。怎奈叔伯就是笑而 不语。堂兄弟们知道柳筐是父母的心爱 之物,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丢弃的话了。 曾听母亲说过, 婶娘的娘家在一个叫临 淮岗的地方。我也查过地图, 临淮岗就 在淮河边上, 那里以前常闹洪灾。在和

黄守浩

好,直到此刻还在意犹未尽地"浮想联翩"……

昨晚,我就那么地信手一甩,却让我一夜没有睡

上家只有6张牌了,见对家一直没有出过炸,我只

好倾其所有, 把一个通天同花顺和盘托出。夺得出牌

权后,竟然不加思索地把三个"3"带上两个"K"甩

出去了, 手里还有两个"J", 像一对鸡眼睛似的盯着

我发愣。我一看坏了,怎么把刚才准备压上家对子的

一对"k"给打出去了?我想拿回来,可又担心对方说

我耍赖。牌品如人品,诚信大如天。再者,我也担心 "露底",所以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听凭牌运的

命了。对家见我只有两张,就拼尽全力出手相救,拿

出了他的"看家武器"六个"10"炸了上家,再打出

一对"5", 意欲送我先走, 以夺得头游, 继续书写着

我们的"辉煌"。我的上家权衡再三,竟然斗胆打出

一对"J"进行拦截。面对同样大的一对"J", 我只

得在心里暗暗叫苦不迭,后悔刚才的轻率之举。上家 见我无奈放行, 狂笑着抛出手中最后的四张"Q", 轻

三局"双带", 打5、打8、打J, 在对方拿到两个"大鬼"拒

贡的情况下,我舍身取义,丢"卒"保"帅",再夺得一个头

游。就在"兵"临城下,即将攻"城"夺"地",有望大获全胜

之际,不想在打"Q"时,意因为我的"大意失荆州"而跌

入"万劫不复"的惨境。自此, 牌风突变, 他们长驱直入,

一路高歌猛进,直奔"城"下。在打"A"时,加上我们进贡

的一个"大鬼"和一个"A",他们共有4个"鬼",6张A,两

个同花顺,外加3个炸,把我们"炸"得天昏地暗,毫无还

游戏。它综合了"跑得快""八十分""斗地主"

集中的特点在于变化,在于牌际组合间的变数。

"红心5"等多种扑克牌局游戏。掼蛋的最大魅力、最

烂牌, 却凭着自己的智慧, 运筹帷幄, 处变不惊, 优

化组合, 胜不骄, 败不馁, 沉着应战, 把牌打得风生

水起,柳暗花明,实现了人生的成功逆袭,开辟了另

一番新天地。而有的人,抓到的是一手好牌,却贪婪

狂妄、骄傲轻敌、墨守成规,不善于把手中的牌随机

应变地进行重组, 更不会与对家精诚合作, 抓住节

暇之故,常与邻里和友人掼蛋数圈,竟弄得我一个暑

今年暑假, 假以消夏避暑之名, 借以饭前酒后闲

点,奉献自己,成就对家,实现根本性的合作共赢。

据考证, 掼蛋是一种在华东地区广为流传的扑克

常言道: "人生如牌局。"有的人抓到的是一手

本圈开牌伊始,我方牌运亨通,打得顺风顺水,连续

松获得"头游", 开启了他们本圈的新征程。

手之力,顺利进"城"……

我的"三带两"刚出手就被下家"三K带两"给毙

记得柳筐的样子

胡先友

婶娘的交谈中, 我慢慢了解到叔伯和婶 娘之间关于一对柳筐的爱情故事。

当年,十八岁的叔伯因家境贫寒, 只身外出要饭、给人帮工, 谋求温饱。 流落到临淮岗时,正值国家首次倡导当 地人民自力更生,发奋治理淮河的历史 时期。叔伯被村里收留下来,也加入挑 土担方的行列, 毕竟有活干就有口吃 的。人民群众对洪涝灾害深恶痛绝,都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把治理淮河当作头 等大事来做。肩挑车拉,干劲冲天。

皮白肉嫩的叔伯做了几天, 肩膀被 压出血丝, 手掌磨出血泡, 晚上住在生 产队队长家。擦澡时,上衣紧贴皮肉, 一盆水被洗得通红。队长有个女儿,也 就是我后来的婶娘, 比叔伯小一岁。作 为同龄人的她, 悄悄找来贴膏给叔伯敷 在肩膀上。见叔伯的两只上工箩筐太 大, 明显与他的年龄不对称, 会压垮年 轻的他。队长女儿心灵手巧,会用柳条 编织柳筐。不久,一对结实、小巧的柳 筐就送到叔伯的面前。

再上工时, 叔伯感觉肩上的重量明 显减轻了许多, 脚步也快了不少。叔伯 会在傍晚收工时, 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送 给队长女儿, 收获了她的芳心暗许。

治淮大军依旧激情高昂地奋战在工地 上,谁也没想到两颗年轻的心渐渐靠在一 起。尽管那时食宿单薄,条件艰苦,有着心 上人的叔伯,浑身平添使不完的劲。每天都 能提前完成担土方的任务,还能帮把体弱 人家。每次完工回来,都要细心洗掉箩筐上 粘结的泥土, 叔伯知道, 这是队长女儿送给 自己的信物呢。肩膀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 层, 叔伯的身体锻炼得越发健壮。

后来, 听说淮河的治理因资金匮 乏, 便缓停下来。队长女儿和叔伯相爱 的事,也终于被察觉。原本是要嫁给公 社领导的儿子, 却没料到与叔伯私下相 好。双方父母决定要强行拆散这对年轻 的恋人。治淮工程停了,没活可做,赶 走叔伯正是个好理由。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队长女儿 见叔伯要走,悄悄带着早已收拾好的两 只包裹,放进箩筐里。含泪和叔伯一起 对着家门口, 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挑 起那对箩筐消失在雨夜里。叔伯外出糊 口, 也为治淮出了一份力, 还领回美丽 的婶娘,成了村里新闻。都是庄户人 家,懂得低调,不便大张旗鼓地祝贺。 东家送床被子、西家送来口粮,接济叔 伯和婶娘成了新家。乡下人作兴"宁拆 千座庙,不拆一桩婚"。祝贺的事都是 静悄悄地进行着, 叔伯乐得脸上笑开了 花。后来, 婶娘的父亲辗转托人带来一 些钱物,算是认可了这门亲事。

婶娘贤惠善良,操持家务,还 教会了叔伯柳编手艺。全生产队的 簸箕、谷箩等生活用具, 都是出自 婶娘和叔伯之手。我小时候经常见 叔伯挑着两大担子箩筐,扁担一闪 一闪的,慢悠悠出去兜售。空闲时 还带出不少徒弟呢。

有时, 叔伯用箩筐一头挑着堂 哥,一头载着堂弟,和婶娘上城逛 街, 也许是想让城市的繁华抵消婶 娘的思乡之苦吧。叔伯常说, 在有 生之年,一定要带婶娘回一趟娘 家,哪怕喊一声岳父,叫一声岳母,也

好。婶娘脸上甜蜜蜜的, 眺望远方。 无奈, 五年前, 叔伯一病不起, 临 终前握住婶娘的手, 叹道: 你跟我出来 几十年,受苦受累,还给我生儿育女;

如今我又要丢下你, 先走了…… 婶娘的天要塌了, 哭得撕心裂肺。可 看着孩子们,只能强忍悲痛,硬撑下来。

我坐在对面椅子上, 听婶娘慢慢地 唠叨着往事。婶娘眼里满是浑浊的泪 花。屈指算来, 婶娘来到新家五十多 年,有些事早已成烟云,唯独记得一个 叫作临淮岗的地方, 那是她的娘家。

淮河岸边如今变化很大,业已建成淮 河文化园、临淮岗景区等文旅建设系列项 目。我把从各种资料上看到的盛世美景,包 括照片、视频,用平板轻轻地展示给婶娘。

婶娘泪中有笑,不住点头。 我再一次审视着当初婶娘编织 的、成镇宅之宝的两只旧柳筐,陷入

沉思。等堂弟他 们回来, 我要让 他们记得柳筐的 样子, 更要记住 父母在困苦岁月 里那段真挚甜 窜、不离不弃的 爱情。









淮河寻根三题

杨万宁

一生的抵达

-写在淮河农耕文化民俗馆

走进淮河农耕文化民俗馆,便有一些记忆从岁月的缝隙间奔跑 出来,像蝴蝶扇动翅膀,炊烟一样袅袅,弥漫……

犁铧,翻出泥土的浪花;木耧,播下希望的种子;石碾石磨,见证

这些老物件,默不作声,蹲在时光深处,躬身在夕阳里,还在劳 作。它们不喜不悲,像一种呼唤,是怀念田野的泥土香,还是回忆淮河 流水的琴弦?

这些老物件,亲切而熟稔,朴实、勤劳、灰头土脸,多么像我相濡 以沫的乡亲。它们不说苦痛,不言艰辛,用粗糙的纹理教会我,如何用 勤劳喂养干瘪的日子……

我看到,手推独轮车的老夫身披余晖从田间归来,笑脸盈盈,与 归燕打着招呼;我看到,村妇轻轻抖下一天的疲惫,织布机上扯起月

光的纱线,一梭一梭,往来复去都是温暖…… 在这里,从远古时期到近代,那些传统农具、水利灌溉设备、冬藏 粮储、食物加工等农耕用品,承载着淮河流域的民俗和农耕文化,见

证着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变迁。 追根溯源的钥匙在这里,心中有山水,就能找到根。背井离乡终

会回归,炊烟的方向就是家的方向。 农耕,我们一生的抵达。农耕社会所形成的敬天惜物、天人合一、

勤俭节约的精神,像淮河的流水一样奔腾不息,代代相传。

岁月渐行渐远, 乡愁越来越浓……

-写在霍邱柳编文化博物馆

夕阳的余晖,在淮河的流水上恣意挥洒,倾泻而下,细碎的金子 在水面泛起粼粼波光,随心所欲的美,仿佛一根根锦线,编织着霍邱 人千年不变的梦想。

芦苇和香蒲总是先于荷花抵达彼岸,婀娜摇曳的腰身触摸柔柔 的波浪,岁月终究会让花儿凋谢,绿苇变黄,而梦想的翅膀会始终追

淮河水静静流过,挺拔黛绿的芦苇、芦狄,迎风摇曳的杞柳,摆叶 晃锤的蒲草,列队在霍邱无边的秋色里等待收割,等待那束弧形的光。

镰刀嚓嚓,像一道道闪电划过,收敛起芦苇、蒲草与杞柳的锋芒。 它们在阳光下曝晒、碾压,或者烘烤,只为剔除内心的空虚,唤出隐藏

霍邱人管柳编技艺叫做"拧",那是霍邱女子与生俱来的本事,结 实而灵巧的手指在跳舞,世世代代在柳编里安身立命。

秋风里,草囤、柳筐、苇席、草坛……站成一幅丰收喜悦的模样; 蒲鞋、草帽、蓑衣、草帘……站成一道抵御风雪的栅栏。

霍邱柳编,寻觅一缕乡愁的经纬,"拧"出日月星辰,"拧"出春夏 秋冬。一片苇席,能铺满淮河两岸的田园;一只柳篮,能盛放霍邱的前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霍邱柳编的金 字招牌,照亮百姓的小康生活,"编来新房、编来新娘、编来小康、编来 幸福"。柳编户与客商忙着下单、包装,期望有一个双赢的好价格,还 将拥有赞美,获得好名声……

霍邱人的生活比柳编更美。我始终就想不明白,这么美好的人 间,为什么要叫"尘世"呢?淮河岸边无忧无虑的时光,让我想起了童 年, 眼眶湿润, 再一次原谅了人间所有的痛和苦……

世界第一坝

-写在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大坝

未见你时,你是神话;见到你了,你是一堵墙。

你用伟岸的身躯,让巨龙止步;你用肩膀抵住两岸,振臂一呼,锁 住桀骜不驯的淮河。你像一条彩虹,长河卧波,奔腾的河水,两岸的沃 野,被你妆点得如诗如画。多少人仰慕你的景色,不远万里奔你而来, 争睹你这"世界第一坝"的奇观。

汹涌的洪水被你驯服,温顺地靠在你的肩上,随你降落,随你升 高。风在你眼前呼啸,雨在你头顶泼洒,雷声在耳际震响,闪电猛地 来耳光,而你纹丝不动,成就了气势磅礴的世界绝响!

你像一只巨手,把淮河的浪花抚摸,肆虐的河水,不羁的山洪,因 你而变得温顺贤达。老百姓感谢你的馈赠,心怀感恩,享受着水电带 来的光明和幸福。

你沉稳地矗立在淮河中,坚如磐石,让人觉察不到心底的波澜; 你一鸣惊人,让一生的波涛归宿成总长77.51公里的"世界第一坝"。 主坝上,城西湖船闸、临淮岗船闸、12孔深孔闸、49孔浅孔闸、14孔姜 塘湖进洪闸,如一线串珠,如天河倒挂,渲染成淮河上的一道亮丽风

我耳贴大坝,悉心侧听,远如万鼓齐鸣,近如流水潺潺,弹奏着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交响乐章。





家园三千里外 倦鸟乡音, 真的累了

我想飞回村庄 将心归还土地 在土地上种满高粱, 玉米

让紫藤和牵牛花开在梦乡

筑一笆竹篱小院

在我的小院 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主人 不需要戴上面具 可以肆意地宣泄 所有的东西都是敝敝亮亮的 可以如紫藤和牵牛花 沿着房屋的四角

毫无顾忌地从烛台攀爬上老屋 伸向天空 啄食阳光的米粒

这原本就是属于我生活的方式

从乡村漂泊城市 经历无数跋涉 一身泥土 还是最终的归宿

一垄庄稼, 结出五谷

也许,这就是打工者 所要经历必修的功课 经历是书,即使装订成册 许多东西仍需修正 重新锚定生活一种状态 从一垄土地出发 重新构筑生命的归途 在接下来的日子 我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修行 把这些年, 弄脏了的 重新放进庄稼地里清洗

根在那里 归途就在那里 根, 是你永远通向故乡的归途





打开时光的记 忆,最难忘的还是故 乡的臭豆腐,由此可 见,注定我是上不了

盆景制作/方雨中

台面的。 在儿时故乡小城 的街头巷尾,每天都 在上演着这样的场 景:一副担子,一头 小灶油锅,一头木格

案板,油锅小沸,案板上有调料瓶、 竹签。摊主从木格里取出一块块臭 豆腐放入油锅。随着"吱吱"声响,臭 豆腐渐渐转成金黄色,奇特诱人、亦 臭亦香的气息弥漫开来。看着炸好 的臭豆腐一块块放在铁丝篦上滴着 油,孩子们的眼睛就亮了起来。盛进 盘子端上来,摆一小碗红酱,围着简 陋的小食桌,有汉子迫不及待地用 筷子夹住一块,一口咬下去,烫得嘴 里"吸溜哗啦",一口散酒,一口臭豆 腐,脸上堆满了幸福……一串小小 臭豆腐,却能让人勾起一段回忆、一 个地方、一种思念、一种感受、一份 心情……

徽菜,中国八大名菜之一。它不 仅是徽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安徽

臭豆腐情结

欧吉忠

地区拥有广阔的市场,并且有很多 其名俗气、外陋内秀、平中见奇、源 能。六安的臭豆腐在做法上也有些 白白的豆腐干子: 再把豆腐干加入 到一种卤液中。此处的卤液是最有 讲究的,传说是取开年的第一场雪 正。把盛放的坛子封好口,再埋到地 墨色的臭豆腐干了。掰开豆腐干,可 以看到从里面到外面,都是青墨色,

有名的徽菜小吃,臭豆腐就在其列, 远流长,一经品味,常令人欲罢不 与众不同。先用上好的黄豆制成水 豆腐,然后把白嫩的水豆腐压制成 融化为水,再用隔年留下的烂咸菜 汁做成,纯绿色、纯天然,没有添加 任何色素,年头越久臭味就越足越 底下,数天之后取出,白豆腐已成青

给了过去,臭 豆腐情结永 远地留在了 记忆深处。

已没有了旧

日的感觉,地

道的纯正的

小吃滋味留

琴, 舅娘狠下心说, 腿长自个身上, 她不回来接,我们自个去,看这丫头 究竟玩的什么过节?

闻闻奇臭, 炸熟后直接

刷上摊主备下的调味

酱,趁热食之,香脆可

头, 处处都是这样的摊

子,诱人的"臭"味诱惑

着人们的味蕾,开始三

三两两,待黄昏过后,

买臭豆腐的人们就越

来越多。有位子的坐着,没位置的簇

市发展的与时俱进,很多人对臭豆

腐这样的传统小吃不屑一顾了,又

或者说是城市文明让这些临街的小

食摊慢慢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今

天豪华的酒店丰盛的餐桌上,也许

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小吃,但却早

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渐好转和城

拥在油锅周围,不离不弃……

年少时小城的街

舅娘当家,舅跟着,到了邻县,转 了半天才摸到地税务局的门。 舅对门卫说,我找刘二琴。门卫问他 俩是她什么人。舅不高兴,口气有些 "冲":我是她老子,这是她娘。门卫打开 门,说,刘局长到结对村搞共建活动去 了,上午去的,估计快回来了,要不您二

老先去她办公室歇会,等等? 舅娘嘀咕, 二琴真是局长? 门卫回过 头来答,难道你们不知道?

门卫带着舅和舅娘径自走进了"局长 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个方便面的空盒, 旁边有个牌牌。舅探头看了看,果然印着 二琴的名字, 很惊讶, 却又很不解, 这丫 头当了局长咋不告诉我? 说说也让娘老子 跟着风光风光啊!

舅娘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这里摸 摸,那里捏捏,小声嘀咕些谁也听不明白 的话, 然后, 盯着进来倒水的小伙子的税 服说, 老头子, 我咋就越瞅越觉着这衣服 中看哩?精神,真的很精神吆……

几个姐姐当中我最喜欢二琴表

立此存照,常激常励,不懈

假没有写几幅字, 更没写一篇文

章,这正应了父亲曾经的谆谆告

诫: 打鱼摸虾, 失误庄稼。打牌

游戏, 玩物丧志。今天写此小

文, 聊以慰藉我那一度迷茫的灵

姐。 二琴表姐模样生得清秀, 又有文 化,二十岁那年被税务部门招考录取 了, 分在大市下面的一个乡镇税务所 当征税员。这个工作大家都不是太喜 欢, 讨人嫌! 舅娘说, 二十岁大姑娘 整天人前人后要"睡钱(税)",说有 多难堪就有多难堪。可二琴表姐却没 这么想,穿着那身税服张铺李店地

跑, 蛮像"国家干部"那么回事儿。 一晃好多年,表亲兄弟姐妹陆续长大 成人, 有的相距较远, 自然走动就少了, 各忙各的, 很少再有见到二琴表姐的机

记得二琴表姐是1992年那年出嫁的, 我去喝了喜酒。听媒人介绍,说表姐夫也 是个穿税服的人。婚后, 二琴表姐就随着 表姐夫调至毗邻县的某个地方工作。后 来, 二琴表姐回娘家的次数就越来越稀 少。偶尔打个电话回来,就听舅娘唠叨: 二琴这个娃呀, 也就百把里路程, 有甚事 耽误不得呢?像国家干部似的,难道你是 局长? 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 叨嗦多了, 二琴表姐有时就在电话里应承,等忙完这

阵子,一定回来看娘。 舅娘就在这种巴望中过了春、过了 夏、过了秋,又过了冬……直到有一天, 舅娘病倒了, 舅就打了二琴表姐的电话。

二琴这个娃哟

查芳熠

舅娘平躺在床上,眼睛暗淡无光,却 执着地瞅着房门外面。 天麻麻黑时, 二琴表姐回来了, 乘的

是最晚的一班客车。 舅抱怨:单位的车就不能送一趟?

二琴表姐说: 眼下正加强税务作风建 设, 我怎能带头公车私用呢…… 舅很不高兴,嘀咕道,真当自己是根

二琴表姐没吱声, 一头扑到舅娘的床 头边,两只眼睛血红血红的。舅娘心疼地 从被窝里抽出手来, 拍了拍二琴表姐税服 上的灰尘说: 我二琴要是个局长太太就好 了,不受这份罪……

二琴表姐回来后, 舅娘的病就好了许 多。晚上, 二琴表姐陪床, 跟舅娘唠嗑到很 晚。第二天一早,二琴表姐就要回单位,舅 埋怨了她几句,舅娘却在旁边打圆场:让她 去吧,去吧,二琴忙着哩。

二琴表姐走后, 舅娘奇迹般康复了。 舅娘逢人便说:过了春,二琴就接我去看 她的新房子哩。可是,过了秋也没见二琴 表姐回来, 舅娘就有了满腹的心思, 见到 左右邻居就难为情地解释, 我二琴是忙 啊,做娘的不能怪她。

那天, 镇上财政所的老王在集市上叫 住舅, 问舅是不是有个丫头在某某县税务 局当局长。舅想都没想就说搞错了, 我二 琴哪有那好命, 你是抬举我哦。老王感到 奇怪,说:前天出差还见着她哩,她让我 给你老捎个话, 说等忙完主题教育月和政 风建设月活动就回来接她娘过去看房子。 舅听后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亏她还记

舅娘却听不得这消息,甚局长啊,我 看局长使唤的差不多。不然, 怎会那么辛

也许是想二琴了,也许又是生气二